

## 下庄自古一条路

贤乡,现在在一个小时的车程,过去身强体健的人一个来回也需要走上两天。

站在这“井底”,看群山环绕,下庄的路,实不好走!同行的游客似乎都在寻路,寻那一条下庄古道,古道入口在哪里?出口又在哪里?

世世代代的下庄,有多少下庄人也曾站在这里,仰望群山,向天发问,“下庄的出路在哪里?”

1997年,下庄人终于不再发问,一个带头人站在这里,对大家说,“修路!修能通汽车的公路!这才是下庄的唯一出路。”

于是,108名村民饮风宿雪、肩挑背磨,牺牲6人,耗时7年,终于凿出一条8公里长的绝壁天路。

在下庄人事迹陈列室里,挂满墙壁的是当年的钢钎铁锤,摆在展台上的是修路用的油灯绳索。从这些老物件上可以看得到下庄人的坚韧,在最为震撼的纪实照片和影像里嗅得到“不甘落后,不等不靠,不畏艰险,不怕牺牲”的下庄魂。

那一张张修路面孔,朴实亲切,就像邻家叔婶儿;那一道道坚定目光,笃定决绝,是战天斗地的无惧勇士。老师在村小的黑板上写下“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,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”,下庄村的孩子们

同样也令人动容。

从那时起,下庄人不再坐井观天,下庄村渐渐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。

如今,漂亮的农宅变成了特色民宿,改造后的大屋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整个村庄就是一所学校,每一位村民都是老师。走在开满小花的村道上,遇上一群观光研学中学生,我听到其中有个同学说:“这里好像爷爷奶奶的家。”

是的,像爷爷奶奶生活过的村庄,但这里如此与众不同。曾经贫困闭塞、与世隔绝的下庄,走出去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回来。而现在的下庄,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“四色”经济道路。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,特色生态产业也在逐步形成,撂荒地重新生机勃勃,产业园规模不断扩大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下庄吸引,他们来到这里,听下庄人的故事,看下庄村的变化,还有留下的创业,撸起袖子就融入下庄的乡村振兴。

绕着村子走下来,看到的每个下庄人都笑脸盈盈,干劲十足,能感受到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。

下庄的路,是下庄人一尺一寸凿出来的,它像极了我们的人生路,遇到困难向前看,勇敢面对别回头,自助者天助。

路,总是要通的。出下庄,也只有这一条路,从古至今。

## 大风吹过刀背梁

的叶片剪断长风,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,像极低空飞行的机群,那景象着实壮观。

近年,一场清洁能源的革命,让风电遍地开花。七曜山的大风车位于大风门,海拔高,风力强,转动速度尤其快。

当年,为建大梁风电项目,人们克服施工工作面狭窄的困难,采用小型挖机、转机一点一点掘进,道路贯通足足用了7个月时间!后来又用混凝土和钢筋浇筑预制梁拓宽部分路基,才形成了这条“天路”的基本格局。七曜山地处偏远,这条路串联起大山深处4个乡镇10个贫困村,真正成了一条致富之路。

山下阳光和煦,万物生长,刀背梁仍是凉风四溢。大风从每座山的豁口吹来,揉乱了头发,掀动着衣衫,推着我們向前。望出去,是泼泼洒洒苍绿的山色。七曜山属武陵山系,有着雄浑跌宕、沟壑纵横的特质。大片裸露的山石,沧桑,历经岁月的剥蚀和风雨洗礼,亿万年大地的沉降和裂变,一道道大山的褶皱可以为证。它们连绵着,如阵阵海潮汹涌而来。视线所及,层峦叠嶂,浅绿、深绿、黛蓝……

刀背梁上有两道奇观,令人印象深刻。一是公路中段有处“兵书宝剑峡”,杂树林与峻峭山壁错杂,望去俨然一本翻开的巨大天书,有种仗剑天涯的意味。另外,到过刀背梁的人,都不得不提及两棵孤傲的树。它们立在一个高约20米的山坡上,也许是当年修路凿断了

根系,削弱了土壤,它们枯萎了。奇的是在大风摇曳下它们始终屹立不倒。一棵直立冲天;另一棵虬屈着,尽可能将枯瘦的枝干伸出去,承接风,沐浴雨。它们的姿态,和悠悠转动的风车相得益彰。

风车,一直是幸福吉祥的象征。人们向往美好,探索未知的渴望,古今大抵相同。没想到看似贫瘠的刀背梁上还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重庆冶铸遗址群,几百年前的人们就懂得用“下火土凝”式的蒸溜法萃取铀,令后人对他们的智慧充满敬意。这一发现,刷新了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中有关炼铸技术的记载,使我国炼铸史研究从文献调研走向田野考古和发掘阶段,令世人如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产生了多么积极的影响。

而今,在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下,他们的后代重新将目光投放在青山绿野,用勤劳和智慧去滋养土地,只有这样,才能得到它最丰厚的回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秉承了先人的意志,因为土地带给人财富的同时,总是带来无尽的思考。

不知不觉走过刀背梁,走进三星乡。远望层层梯田,线形优美,已充盈着绿意。但我更加期待它秋天的蓬勃与灿烂。到那时,一层又一层向上的梯田里,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,伏下身,轻嗅大地的清芬。刀背梁的风,从历史的尽头吹来,抚过那些柔软的枝条、饱满的谷粒,与我们擦身而过。

菜的做法略有不同。一般来说,佐料和辅料的泡制时间越长,其风味就越佳,譬如,常规的佐料如小米辣和泡菜,如果没有泡上一个月,就会被一个优秀的厨师嫌弃;常规的辅料如酸菜、酸萝卜,如果没有泡上三四月,做出来的菜只能勉强可以吃。

重庆人喜欢泡菜的味道,却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跳水咸菜这种虽不可或缺、却又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局面,于是继续发扬重庆人包容的性格,发明了泡菜系列菜谱,荤的如泡菜肉丝、泡椒猪肝、泡椒鲜鱿、泡椒鲫鱼、泡椒鸡杂、泡椒鸭片、酸菜鱼等,素的如泡椒娃娃菜、泡椒冷豆腐、泡椒红苕尖等,总之荤素搭配,应有尽有。

无论重庆的跳水咸菜,还是重庆泡椒系列,都具有极强的包容性,就像重庆人的性格。如果说火锅表达的是重庆人急性子的一面,需要烈火烹油才能沸腾出浓烈的滋味;那么泡菜表达的就是重庆人坚韧耐心的一面,通过时间的发酵终会酿成酸辣回甘的人生。

重庆人究竟有多热爱泡菜呢?这么说吧,无论你是在冰封雪藏的东北,还是在惠风和畅的江南;也不管你是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,还是在略显寒碜的路边摊,只要听到有人放开声音吆喝一嗓子:

老板,来碗泡菜!

这一声吆喝,就像一个切口。赶紧去认老乡,八九不离十。

用作佐料和辅料的泡菜,和跳水咸

事奇迹的英雄名城。在这里,我们又与黄山的黄葛树相遇。它们都是些沧桑古树,百年千年,有的树干已经长空,顽强的根系,依旧像章鱼爪子,横七竖八,向地面延伸,向地底下扎根。有的直接伸进石缝中,稳稳地抓住石头,拼命汲取养分和水分,以支撑粗壮的树干和枝叶。

我在一棵黄葛树下站定。这棵树,根部三根大主干紧紧相连,像三胞胎,粗大的气生根像一条龙,盘旋在树干上。龙又生九爪,紧紧抓住树干。它的挂牌是这样介绍的:黄葛树,桑科榕属,别名大叶榕、黄桷树。

导游告诉我,在重庆方言里“葛”“桷”“角”发音相同,我这才理解为什么之前遇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叫它“黄角树”了。

她又说,重庆多山,山底下两条江,天气一热,上蒸下煮,整座城就像鸳鸯火锅。黄葛树适应这种湿热的火锅气候,物竞天择,在重庆广泛生长。

所以,黄葛树是重庆的市树。重庆人喜欢这种树,许多地方,也以树命名,如黄桷垭、黄桷坪、黄桷渡、黄桷湾、黄桷堡……

有一个段子,说在重庆,除了吃火锅,还可以吃啥子哟?吃轻轨!在重庆,很多人仍然习惯性地称轨道交通为“轻轨”。

啥叫“吃轻轨”?在李子坝,我终于亲眼见证了个奇迹。

重庆的山挡不住房子,同样,重庆的楼也挡不住列车。一列列单轨列车,从一幢楼里穿来穿去。如果拍照者站的位置适宜,张开嘴,就可以拍到列车从嘴边飞驰而过——也只有重庆人能想得出来。问重庆人,是先盖楼,还是先修轨道?他们说,是同时!

相对于平原地区,重庆人生存极为不易。他们在山间建一座城,出门就是爬坡上坎。一根扁担,一个背篓,一生都似扛着一座山,不强壮刚强怎么生存?困难吓不住他们,他们在山上盖高楼,在高楼里修轨道,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肩挑背扛,硬是建起了一座风情万种的美丽山城!

我们去的第一天,下了一场雨,大家坐在礼堂里开会。重庆朋友说,昨天重庆的天气很热,代表重庆人的热情;今天又下了一场雨,代表重庆人的温润……

的确,重庆是热情奔放的。在暑气蒸腾的日光下,重庆人吃辣吃辣吃火锅,说话快走快走,做事风风火火,对人热情洋溢。

我们去钓鱼城的路上,一位合川的朋友主动请缨。他说,合川是我的家乡,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0多年,我了解它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我来给大家讲解……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合川的地理风物、历史变迁,声音高亢,满满的自豪感。让我想起艾青的诗——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热泪,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!

到钓鱼城返回,到合川他要提前下车。告别时,他反复强调,我叫曹某某,我电话是……以后谁来合川,一定联系我,我必尽地主之谊,全程陪同。再见了,朋友们!敬礼!

他的热情,激起热烈的掌声,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。

当我们的大巴车渐行渐远,他还站在原地,有力地冲我们挥动着帽子。他的边上,是一排排黄葛树,碧绿或者金黄。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点,消失在树丛中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,重庆人,和黄葛树多么相似。它们都在山间岩石上艰难生长,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,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,有着热情的奉献精神。

所以,从重庆回来,当被问起重庆印象时,我说,重庆是美丽的,坚强的,热情的城;是去了还想去的城。

画家朋友问,如果用颜色来描述重庆,那是什么?

我说,应是红色和绿色。

红的,是火焰,是辣椒,是人心。绿的,是黄葛树。

□梁凌

### 1

去重庆,正是春夏之交。洛阳天气尚凉,我穿着长风衣。当高铁停靠在重庆站时,见下面的人都穿着短袖,我想,重庆很热吗?

果然,一下车,暖湿的空气立即把我包裹。脱了风衣,穿着长袖,依然微微出汗。

叫了一辆出租车,一路观光去宾馆。虽然早知重庆很特别,但目之所及,仍把我惊得目瞪口呆。相对于其他城市,重庆是很有些“城府”和个性的,你一眼看不透它。

这里城绕着山,山绕着城,汽车在山间上下下,绕来绕去。

惊到我的,还有重庆的摩天大楼。这里没有平坦的地基,只有一座座山。于是山就成了楼的根基,一幢幢楼重叠起来,压在一座座小山上。楼高,且造型千变万化,让人感叹建筑艺术之美和人类智慧的高超。

在山与楼中间,生长着一种大树。它们有的树干粗壮,华盖如云;有的在夹缝中生存,扭曲出各种形状;有的咬紧崖壁,虬根裸露,似伸着青筋暴起的巨手。不是榕树,榕树有气生根,独木成林;也不是香樟,我在西湖边见过香樟,的确更挺拔秀气些,却没有它们的力量。

我问,“这是什么树?”

“黄角树。”出租车司机说。

他念的是“角”,我想,作为一棵树,应该有它的“木”,那么就是“桷”了。一问,是黄葛树,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写作“黄桷树”。欣喜!仿佛冥冥中,我们早已是老相识。

安顿住下后,我发现宾馆前面,也有几棵很大的黄葛树。它们枝繁叶茂,稠密的枝叶摩挲着窗棂。鸟儿们在枝间做窝,清晨,满树的鸟鸣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:虽然同是黄葛树,但有的满树深绿,有的黄如银杏,有的半绿半黄。

跑到树下,找当地人问,为什么这些树的步伐不一致。

“它们什么时候栽,就什么时候换叶。”

答话的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。她这会儿正俯身弯腰,打理担子里的果子,一篓桑葚,一篓大樱桃。太阳照着她黝黑的脸,颗颗汗珠跳跃着金光。她的旁边,还有其他挑担子的,大多是六十以上的老人。每天早上,他们把一篓篓果子挑上几十米的台阶,等待人家来买。我问,“您这么大了,为什么还出来干活?”她笑着说,“要起事不干嘛!”

我想,她们大约是劳作了一辈子,闲不住,就挑轻点的担子,换点钱补贴家用。

在解放碑和朝天门一带,我注意到有好几个女人,年纪都不小了,“嘿哟——嘿哟——”挑着货物,汗水把后背的衣服浸透,变成一大片深色。她们像男人一样,像老黄牛一样做事,没有花架子,没有埋怨,一步步走得坚实。

重庆人的勤劳,其实我早有体会。在老家洛阳,我小时候,隔壁来了一群修路工,那是大夏天,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劳动布衣服,包着头巾,装砂抹灰,汗水搅着灰尘,成天跟泥人似的。听说他们就是重庆人。重庆人一生下来,就住在黄葛树下,一棵棵黄葛树,见证了他们勤劳的一生。

我抬头看那些黄葛树,它们高十几米,树干粗壮,两人合抱。树冠像一把把大伞,深绿或杏黄,遮起一地阴凉。深绿色的已换过叶。杏黄的正在换叶。两棵树的,虽然靠得近,却各自成长,按着自己的节拍。一棵黄葛树,换叶时间据说也就三五天,换完接着长,不等,不歇,这也像重庆人,辛苦一生也舍不得歇。

### 2

第三天,我们去合川钓鱼城。钓鱼城自古为“巴蜀要津”,是创下军

# 在重庆与黄葛树相遇



紫色的梦 (水彩画) 许世虎